

甘霖絮语

## 不能做到最好也可以笑得最好

■赵绿茵

原来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笑着走过。  
一只蚂蚁把头埋在地里,伸出一只腿来,兔子看见了,问:“你在做什么呢?”蚂蚁说:“嘘,别出声,大象就要过来了,我绊它一跟头。”  
蚂蚁和大象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但是快乐的蚂蚁,仍然懂得拿大象出来调侃,开开心笑。人生之中,有着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注定我们不能做到最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笑对人生,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生活。  
笑得最好,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一种努力过后的无怨无悔。赛场上,两支球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锋,周围是呐喊助威的观众。但是无论如何,胜利者只有一方。比赛结束后,两边的球迷开始产生冲突。  
这时,还在球场上的两支球队突然面对面站在一起,场边的观众们也停止了争吵,所有人的目光都重新回到了赛场中央。大家都以为,这两支球队队员之间要发生冲突了。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支球队面对面互相鞠躬之后,他们都拥抱了自己对面的人。  
所有的队员,不管胜利一方,还是输球一方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大家都被赛场上友好的气氛所感动了。瞬间,整个观众席上也沸腾了,人们欢笑起来,把手中的帽子、标语牌等扔向空中。  
原来不管是失败还是胜利,都可以用欢笑来面对,原来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笑着走过。  
是的,你不是最好的,你长得不够漂亮,个子也不高。可是这有什么关系,你仍然可以面带笑容,让所有人知道,你是快乐的!  
是的,这次考试又考差了,本该你拿到的奖学金也泡汤了。可是,你仍然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没关系,挫折只能让你变得更加坚强,你可以欢笑着努力,迎接下一次挑战。

是的,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活动,临时取消了,只是因为一场该死的大雨。可是,你仍然欢笑着面对,因为这一个多月的辛苦过程,让你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的,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如意,很多事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但是,我们尽可以让这些无奈和不如意化作一声欢笑。  
因为,它们也是属于我们的人生。我们觉得不快乐,大多与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总是想着我们所没有的。想要的东西太多太多,想做到的事情也很难,所以我们总是不快乐。我们不快乐,因为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所拥有的。

一个年轻人很抑郁,一位老人问他为什么不快乐。年轻人说,自己一无所有。老人说,谁说你一无所有,如果把你的一只眼睛卖掉给我,50万,你愿意不?年轻人说,不愿意。老人又问,那么一只胳膊呢,也是50万?年轻人还是说,不愿意。

老人说,既然你不愿意伤害到自己身体,那么你把青春卖给我吧,100万。年轻人说,那怎么办,我现在除了青春,什么也没有了。老人说,你不止有青春,其实你所拥有很多。只是你自己一直忽视着,因为太过年轻,你觉得理所当然。

少去想那些我们所没有的,多想想我们所拥有的。有人曾说过:“你想要多快乐,你就能有多快乐。”

## 母亲的紧日子

■万学平

在万家嘴村,母亲是一位高龄老人,仍然闲不住,帮忙做做家务,而且记性很好,后辈的生日一直都记得。母亲的青少年时代过的是苦日子,中年时期过的是紧日子,晚年过的是好日子。母亲生育我们四男三女,和父亲一起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我们一同回忆母亲的紧日子。

母亲全金玉出生在塘塘镇沿湖村一个普通的农家,从小就吃吃苦耐劳。与父亲组成家庭后,种庄稼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操心。随着几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降生,负担越来越重,养家糊口真不容易。母亲按时上工挣工分,不分活儿轻重重实地去做,水利冬修,和父亲以及村子里劳动力一起在工地上挑土。就这样挣满了工分,还是连年“超支”,一年到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多做事,少说话,不埋怨,和颜悦色,乐于助人,村里人很喜欢同她相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柴火非常紧缺,母亲也和村子里的人一样,去几十里远的山上砍柴,挑着上百斤的柴火回家。俗话说,远路无轻担,何况这么重的担子!

分到田到户后,凭着勤劳和巧干,家里成为种粮大户,多次受到区政府表彰。母亲忙时种田,闲时种菜。父亲在田地里精耕细作,母亲则带着我们到九江、庐山卖菜,补贴家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母亲带着大一点的孩子第一次上庐山卖菜。一大早,母亲就在菜地采摘辣椒、豆角、菜肉、韭菜和葱还要一把把地除根,很浪费时间。装满了两麻袋蔬菜,挑到鄱阳湖边的采沙场。事先已经联系好了,搭乘拖沙子的货车去庐山。母子俩坐在车斗的沙堆上,满身都是灰尘。到了牯岭街,母亲又挑着担儿到花径的大女儿家。第二天清早,又挑着担儿赶到窑洼的菜市场,开始叫卖。母亲虽然没有读什么书,但会算账,心灵手巧,有做买卖的意识,所以敢在庐山卖菜,而且庐山的菜价高于其他的地方。从另一角度说,由于家境贫困,也是无奈之举。

母亲还带着我们在九江卖菜。半夜两点多钟就起床,拖着板车,经过戚家、马宿岭,天亮之前赶到一菜场,遇上机会不好,卖不动,就低价求着别人买。有一次,卖菜的钱被小偷偷走了,母亲心里很难受,牵着孩子的手,几乎没有说话,母子俩两手空空地摸黑赶回家。  
除了吃饭,还要穿衣。孩子们的衣服虽破旧,但母亲却修补得整整齐齐,大的孩子穿小了,改作小的孩子穿。母亲自制的袜子,保暖而又贴脚,令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母亲除了正常上工,还要料理全家十几口人的伙食,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爱干净,会干活,会持家,这一优良的传统始终保持着。

母亲晚年的好日子很长很长。家境好了,不愁吃穿,媳妇们还带着她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旅游。她将女儿媳妇一样对待,当年媳妇在工厂倒班,她体贴和心疼媳妇,倒班的日期和钟点她都记得清清楚楚,也便于她统筹安排家务。她不管是住在儿子家,还是住在女儿家,都很受用,她不喜欢唠叨,不干涉小家庭的生活安排,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这也许是她长寿的秘诀之一。孙女儿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一名芬兰小伙成家立业,生了儿子,家庭有了第四代成员。孙子在新西兰读书,开春后进入怀卡托大学就读。母亲坐在家中就能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祝福,到国内大城市去游玩有人陪伴,还可以乘坐高铁,这一切的变化悄悄地来到,让她喜不自禁,庆幸赶上这样的好时代。

2018年农历10月13日,是母亲90岁生日,全家大小会聚在万家嘴和园老屋,张灯结彩,向母亲老人家祝寿。母亲儿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



贺嘉山孝道文化园  
九江市德昌实业有限公司

孝道文化征文

浔阳江头

■红弧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冬日路过东林寺,诗如画一样活生生在寺周长出。有很多年。大雪将下未下,朔风起,仆人烧好红泥小炉,新酒在壶中微微作响,诗人探首门外,须发飘拂。心中惦念刘十九。江州是白居易的风雪夕。元和十年夏至十三年冬,白居易谪居江州,在庐山香炉峰和遗爱寺间建草堂而居。距离东西林寺约十里山路。草堂门前有桃花溪和梅花。至今这里都是九江人赏梅好去处。几株梅花,半掩在屋角。踏雪寻梅,十分合此诗境。

白居易并未料到,自己在江州留给后人,不是清苦,却是浪漫。出自日本平安时代《枕草子》中,女官清少纳言写到她与皇后藤原对话,便引白诗之典,并充满浪漫情调:“香炉峰雪响如何?”“谁来拜访草庵呢?”白诗漂洋过海,成当时日本最风行唐人诗歌,并深刻影响日本宫廷。据说清少纳言离开宫廷后,直接去了庵堂修行,恐怕和白居易与庐山并非毫无干系。白居易是唐代大偶像。可当年诗人贬谪江州,“宦曹冷似冰,门巷无人过”,委屈无可奈何,落寞无可奈何。满腔“兼济”,却落得“山深水远”,白居易毫无施展之处。是僧人、道士、隐士们“收留”了他。庐山寺院和道观是白居易经常光顾之所。只《东林诗钞》中,便记录了白居易与东林寺有关诗作二十四首。其实白居易这样具“慧根”之人,也抵不住庐山烟雾之熏,不入道几乎不可能,他与庐山相遇歪打正着,本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无奈白居易并不自知。也许很多年后他才知道。庐山全方位历练白居易,最后将他同他的诗歌推向高峰。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所引,即自鼎鼎有名《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丹霄携手三君子,白

亲历——改革开放40周年

## 住房纪事

■钱海

在九江老家农村,住房问题串联起我家几十年的奋斗史。

岁月跟家里老房子的记忆是死死捆绑在一起的。以1987年这一条明显的时空分水岭为界,我在住房问题上创造和改写的一个又一个历史,虽说只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一个投影,可这个投影映出的却是今日九江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祖父留下来的家当除了三间牛棚般底矮破败的瓦房外,就是一些不值几文的破家什。那三间破烂的瓦房,地势特别低,周围的房屋高高地把所有的阳光都挡住,我们一家窝在一个晾无天的深井,外边热得要死,家里还是一个凉嗖嗖的,黑洞洞的,白天走进屋找东西还得点上电筒,大人不在家,打死我也不敢待在家。由于房屋地势低,天阴下雨,房后厕所被雨水灌满后粪水就会见缝插针地顺着老鼠洞往我家屋里灌。黑洞洞的家一下子变得臭气熏天,父亲只得无奈地忙着把粪水一瓢一瓢地舀出去,寒冷的冬天,北风像是引了线的针,顺着瓦缝钻进屋里,



发垂头一病翁。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终身胶漆心应在,半路云泥迹不同。唯有无生三昧观,荣枯一照两成空。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何许人?亦农民亦隐士也。类似诗作还有《春江闲步赠张山人》、《问韦山人》等。

据考证,刘十九便是江州隐士之一,与白居易交往颇为深厚(诗中反复提及的还有微之、韦侍御,应该都是“铁哥们”)。白居易写给刘十九的诗还有《刘十九同宿》、《雨中赴刘十九二林之期到寺刘已先去因以四韵寄之》、《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崔二十四同饮》,其中《雨中——》一首是说,我们相约一同登山,可是因下点小雨你就早半个时辰离开了。虽山中杜鹃开得红艳,可惜不能同赏!而《蔷薇——》一首讲,我家的蔷薇花开了,特意写这首诗去,不知能否把你招来,你若来了,就在我这同宿一宿,你可知,明日早上蔷薇花才是最好看的呢!多少也算朝朝延命官,落得“巴结”一草民:拜托你理我一理儿!白居易寂寞若何,真性情若何?“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庐山宗教为日后其“民本”思想奠定基石,也为其诗歌定格“平易”基调。“既来江州,必同陶潜和韦苏州一样,对得起江州山水”(指的是高古诗风,真朴品性),非只做诗,亦在做入。如此做人,方可如此作诗。

江州空气处处弥漫白居易的气息,从庐山之巅大林寺蔓延至浔阳江头。“人间四月芳菲尽,寺寺桃花始盛开”;“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举酒还独倾”。我之最爱,是白诗集现实同浪漫于一体。宗教、大自然,将白居易兼济之身从现实之中拉扯出来,使其独立天地之间,以另一角度“俯视”众生。不同于李白的“酒神”美学,白居易因深刻的“兼

济”思想与宗教“悲天悯人”相呼应,产生“长歌当哭”般的悲情美学。知识分子悲情在庐山的山、花和诗酒朋友中得到救赎,反成就一种闲适的生活方式。他可知,多少人对此梦寐以求,如今更有过之无不及。而一千年前,诗人悲怆跟在那群隐士之后,看山花开了又败,听松风来了又去,他在“儒”与“佛道”间苦苦挣扎。

元和十二年,将近知天命的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北结草堂,并定下永居之志。此时他基本接受现实,决定“只将琴作伴,唯以酒为家”。算起来,白居易在草堂居住超六百年(也许差点),在庐山脚下徘徊有一千二百个日夜,那些个山雨欲来之际,他独在草庵思念何人,向谁寄问?也许是元稹,也许是刘禹锡,然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知却不能相逢。

数年前当我们循东林头,找到白居易草堂旧址(现庐山花径中草堂并非原址),只见一间木构空空草堂,顶棚覆以“茅草”,不知何时修建。大门两旁悬半旧楹联。穿过草堂,是一片空地,旧址地基清晰可辨。再往后是一片灌木林,由此可直接上香炉峰。翻阅白居易《草堂记》,中有记载:“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豁然豁然,不知其然而然……”。似乎那廊柱还是当年廊柱,似乎那窗牖也还如旧。只是琴棋书画再不见。琴棋书画是拿来消灭孤独的,还是拿来助长孤独的。孤独和闲适消磨人的志气、热情,甚至体力,以致“豁然豁然,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悟了。生存、出世与入世,兼济与独善,他反复冥思,最后确定一条“中隐”之路。

“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救济众

生,但不立于风口浪尖。“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痛定思痛,然后明哲保身。他决定,不在朝堂,请求外放。离开江州,白居易到了忠州、杭州、苏州,政绩可圈可点,一路顺风顺水,再未出现危机,直至晚年任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河南尹,最后当了四年刑部尚书,领半俸,半忙半闲。高官且善终,属无心插柳,白居易75岁逝于洛阳。换言之,即便白居易有当宰辅之能力,也不会争取,他将名利看淡,将生死看透。三百年后,热烈追随白居易的,是大名鼎鼎东坡居士,只是苏大诗人个性似更强烈一些,运气更差一些。

锋芒毕露,一贬到底,命运较之白乐天,终是坎坷得多。倘若,白居易来的,不是江州,而是别处,会不会和苏轼一样?

诗歌犹如一把好琴,白居易用一生弹奏一曲《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樊素口”“小蛮腰”,或洋洋洒洒《策林》七十五篇,白居易一生用尽深情。

创造诗歌美学,更创造人生美学,白居易为中国人生存找到一个完满出口。“琴诗诗,雪月花”之下,是诗人悲悯禅意的灵魂。浔阳和香山寺,最终安抚他的“不得志”,并为其人生划上一个唯美句号。白氏诗歌和人生美学成后世追求典范,也成日本民族向往闲适和自然生活之“雪月花”文化的源泉。

酒,是绿蚁酒,红泥小炉亦江州家家必备。白司马常常拿酒相赠远来亲友。只是这么美的名儿,没有留下委实遗憾。白居易与诗酒同在,与庐山同在,与浔阳江同在。大雪将下未下,山风骤来,千家万户倚门而歌: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一九七八

二〇一八